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现任总统萨科齐首席顾问，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创建人对世界的警告：

国家的破产

STATE BANKRUPTCY

雅克·阿塔利 [法] 著 吴方宇 译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现任总统萨科齐首席顾问，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创建人对世界的警告：

国家的破产

STATE BANKRUPTCY

雅克·阿塔利 [法] 著 吴方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的破产 / (法) 阿塔利著; 吴方宇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1.5

ISBN 978-7-5502-0249-8

I. ①国… II. ①阿…②吴… III. ①国债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F8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7593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2950

“Tous ruinés dans dix ans ? ” de Jacques Attali

World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10

This Chinese version is arranged through Garance SUN Agency.

国家的破产

作 者: [法] 雅克·阿塔利

译 者: 吴方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0千字 690毫米×980毫米 1/16 14.5印张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249-8

定价: 3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3670228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战争史

一部财富掠夺的历史

一部世界财富地图的变迁史

一部战争金融公司的暴发史

人世间的喧嚣聒噪终将停止，所有荣华富贵都如过眼云烟。当一切都结束后你会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咸鱼。从长远看，地球就是宇宙中的冰岛。总有一天，地球也会像冰岛一样，成为一个孤立无援、资源耗尽的地方。冰岛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冰岛作家哈德尔·拉克斯内斯

《国家的破产》精彩观点

◎ 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希腊一些城市，当统治者没有时间或者办法来征收税金的时候，公债为战争提供资金服务。于是统治者向不敢违抗的人们借钱；政教分离的政权开始向积攒祭品的宗教政权借钱。

◎ 战争仍是领主们支出的主要源头和统治阶级借款的主要借口，战利品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偿还方式。

◎ 奇怪的情形是，富人生活在穷人的接济之下。赚着每月连 1000 欧元都差很多的中国人，却把他们一半的收入用于支付有着他们 10 倍以上收入的美国公务员、军队和研究人员的工资。

◎ 取消债务，如果处置不好，就会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破产。意识不到预料中的战争，债务人就会频繁地处于拖欠债务的转折点。

◎ 唯一肯定的事件是，在西欧我们全部进入了一个危险地带，统治阶级和市场通过要求拉住“出头鸟”而互相监督。

◎ 在我们整个纪元的头一千年中，借款如同税金一样继续是王子们的个人特权。战争是借款最原始的动机，也是其偿还的唯一方法。唯一能实行有息放贷的犹太人成为伊斯兰教领主们必然的债主，随后是基督教领主的债主。

◎ 人们总会发现相同的模式：当一个新的主导力量出现，在替换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者之前，会先向其出借。

◎ 犹太人当时仍然是统治者们的唯一债主。他们为拥有居住权而被迫出借，当君主能免去以后的贷款，或者当君主一下子成功掌控其总财富时，他们就被驱逐了。

◎ 地缘政治学、外交、公债和外债混合在一起并紧密联系。他们不再是毫无关系的。

◎ 1590 年，欧洲第一个金融市场——热那亚，不再拥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也不再各方面都处于竞争者的第一位。没有军队，热那亚便不能阻拦荷兰人，并最终自由地控制大西洋的新通道，而且把美国的金钱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 汉密尔顿同意了，作为交换，杰斐逊和麦迪逊接管了国家的战争债务，并通过新的联邦贷款资助这些债务。在晚餐结束之后，国会批准了其选择，并将债务转换成永久的，重新增长了这些财富的价值且降低了利率。

◎ 为一个国家缔结债务的可能性是一个利益，一个不容置疑的利益。

◎ 很少有人注意到，早在凯恩斯表达其观点前，公然使用公共赤字资助增长的第一位领导人是墨索里尼，第二位是斯大林，第三位是希特勒，而罗斯福，其实是第四位了。

◎ 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世界上的穷人现在资助着富人们的生活开支，这实际上是由潜伏在银行和各种基金的帐目中的一切所揭示的，并且公债仅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很明显利率的崩溃只是暂时的。

◎ 在债务增长时，公债也越来越缺少效力了，因为它为竞争投资减少了可用资源，并且提高了利率，从而增加了预算负担。此外，过度的公债创造了一个使公共和个人行动都会瘫痪的政治社会氛围。

◎ 赤字和债务，在想要日益自由的社会中，是我们社会接受风险的社会化不可阻挡趋势的沉默标志。债务也是关于国家应当扮演角色的社会共识的一种弱势措施。

◎ 被摆在一个既成事实面前，主权债务将一直压在其身上，至少在

其整个生命期间，也就是说，至少在他们结束还款和再提供资金的二十年后。主权债务是当代人给后代人带来风险的行为。

◎ 历史上无数的例子建立了一个事实：负债国家的领导人总是认为，最糟糕的情况，甚至是已经被宣布过的，都将不会发生。

◎ 公债通过它代表的威胁，处在地缘政治核心位置，通过它需要的选择，同样处于政治核心位置。

◎ 通过今天看到的现实，如果欧洲现在崩溃，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同样也会崩溃。

◎ 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使现代的危机更难以脱离过去的危机：在 15 世纪，威尼斯能破产而不影响欧洲其他国家的繁荣，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另外的贸易市场。

◎ 在美国也一样，军事开支和与老龄化和健康相关的社会开支，以后将更确定地增加并需承担巨额费用，当然以后，还要忍受银行积习带来的后果。已经到了破产边缘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将增加更严重的危机。

◎ 在未来 20 年，以目前的速度，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国际债权人，与以往日本一样。

◎ 更准确地说，一些研究表明，通常在公债趋于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0%的杠杆时，更多潜在的增长率就会下降了。

◎ 从没有民主国家做到过前文提到的措施，无疑，人们更喜欢赖掉债务。

◎ 法国在某一天（比我们认为的更快）可能会显露出无法资助其最基本公共服务的日常运作，比如学校、医院、军队、警察以及抚恤金的支付。

◎ 如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样，如果经济没有恢复，美国将因通货膨胀而破产。美元不再仅按北京的意愿而坚持下来。作为加快西欧对世界失去信心，并为世界“心脏”向亚洲倾斜的重要一步，金融危机将会出现。

◎ 因此，欧盟决心继续借款，在资金的寻找中与美国面对面的竞争，就像两个老妓女为争夺最后的嫖客而争吵一样……

◎ 今天，贫穷的亚洲储户，在富有的西欧借款人破产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西欧将导致“最坏情况”的发生，对于最贫穷的国家，往往是保护得最差的。

我们会马上破产吗？

我们正在促使后代们破产吗？

这些问题难得被尖锐地提出来。事实上，除了在全面战争时期，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公债从未增长过。对他们自己生活水平和政治系统的评价，这从来不是值得害怕的危险事件。同样，即使这个主题可能显得枯燥无味或者太专业化，但请不要忽视它：这涉及我们大家未来的命运。

尤其是在法国，如果不尽快对公债的增长叫停，法国下一任总统在其任期内将别无他法，只能带来紧缩政策。并且，下一个十年对于法国和国家每个公民来讲，全部都将忙于承担其疯狂举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所有的时代，梦想、急切、焦躁和野心引领着

人们攫取他人必需的资源以完善其行动、确保其权力和财富增长。首先是教士，其次是军官，然后是君主，最后是掌权人，他们通过信仰、武力、社会控制或者运用市场调节将资本聚集得越来越庞大，并且借助的技巧也越来越巧妙。

长久以来，统治者——无论是宗教上的，军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当没有任何“战利品”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时，或者在不能或不想向其臣民增收贡品或者赋税时，他会以个人的名义来借款。当统治者应该与债权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使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再借钱时，他只会用战利品或者赋税来偿还公债。

然后，统治者成为一个抽象的存在体，他自以为与世长存，并开始向其臣民分期还本付息，并且不仅仅是向臣民偿还：还有其现任负责人向继任者传递债权的集团、王朝、国家和民族。这就使得继任者拥有至高权力的债权人再去诱惑出借人，承诺其能拥有在期限内偿还债务的某种担保，甚至是持续债务能得到大量酬金。如此一来，金融市场就诞生了，在这里出借人有可能出让其债权。在出借人变成统治者或受到统治者的控制之前，甚至往往到负债累累时，这些金融市场都在资助工业：国家成立这些市场是为定期投资到运行不佳的工业中。

这就是公债的历史，同样也是至高职能组织的公债和对公债造成威胁的历史。这仍然是今天公债问题

的焦点，它必须向现任统治者展示最近的金融危机，于是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如果没有出现最坏的灾难，公债将不会继续增长。

今天仍然能避免储户、工薪阶层和退休者的破产，而且后代们的破产也能避免。对此，我们应该有反思统治者角色的勇气——尤其是他作为保障者的角色。还应该重新定义国家财富中公共支出部分的勇气，更应该有在法国、欧洲和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崭新的财政制度和组建全新的银行、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勇气。

为了很好地理解这些，或许统治者会同意通过与债务相同的概念来婉转描述：债务从哪儿来？债务会如何与统治者这个概念相连接？

人类最初的债务就是生命之债。上帝——或者所有其他的力量——向我们“出借”生命，我们总是同时尊敬和讨厌着这个创造者，或是上帝，或是某个人，或是另外一些包含着偶然的因素。因为他——或是她——通过其存在甚至与其对比，总让我们想起自身的局限、错误和责任。

对某些人来说，死亡就像唯一可能的解脱，因为这跟生命一样，其意义是相连的。相反，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该摆脱的债权人（或者是创造者）。这样一来，至少自俄狄浦斯时代起，为了不要亏欠任何人，

人们试图以创造者自居，建立起超人、自己的担保人、自己价值的创造者和不受任何债务约束的形象。

出借，会产生债务人不认账的风险。上帝面临被人类憎恶的风险。同样，上帝出借名字、工作、爱情或者金钱，也会面临被那些从未意识到欠人债务并较少偿还债务的人们破坏债权的风险。

相反地，借入会使人承担某种依赖、面对债权人时的自律丢失、可能的田地减少、债务人意识到自身有限性时其自我满足感所受到的创伤。借入，这是对现实原则的对抗。

负债，同样也需要有掌握未来的勇气：这展现了一种充满风险的、格外紧张的和逃避着原始病态债务的对生活的欲望，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冒险，这是快乐，这是计划，这是希望的信使。

更普遍的是，出借者和借入者担心彼此被依附。在另一部分人行动之前，一部分人总是试图摆脱另一部分人。因此，在很多传统中，借一次敬神朝圣、一场洪水或者一次延期支付（《圣经》说可延期整整49年）之机，定期宣布所有债权与债务无效，来避免债权和债务累积能引起的暴力。

借入，对于债权人到底是有责任的：欠债就是一种责任！

并且，接受最少欠款的债权人，是君主：因为，理论上，他完全不欠任何人的。与个人借入者不一样，

统治者几乎从不会冒险地放弃抵押物。弱势的个人债务人都能看到自己所有的财物。一般来说，被拖欠的公共债务人不能私有任何基本财物：没有土地、没有物质财产、没有自由。这是统治者。

当为了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民，债务人摆脱债权人甚至是君王时，他仍然有更多事情可做。那时只有被报复的恐惧能迫使他遵守他所签的协定。此外，与个人借入者、家庭或者企业不同，当统治者成立一个国家时，实际上是永久的，且几乎能随意地在与其劳动没有任何关系的比例上增长其收入。他还能对只偿付利息而从不偿还本金感到很满意。

同样，公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在很长时间内，公债不只是个人的公债、君主的公债，还和君王或者其无法预测的纷繁变化一起消亡。长久之后，当一位统治者最终接受并认为自己不是国家所有者时，公债不仅变得真正“公共的”，对这位统治者来说，也不仅仅是圣经中的洪水能赦免的公债了，所有由他签署的合同会同样约束他的继任者们。

公债首先以欠统治者的个人债务形式出现。即使人们不能找到其踪迹，它还是可能存在于某些王朝，从巴比伦到埃及和中国。它在希腊城市的文本中被描述，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希腊一些城市，当统治者没有时间或者办法来征收税金的时候，公债为战争提供资金服务。于是统治者向不敢违抗的人们借钱：政教

分离的政权开始向积攒祭品的宗教政权借钱。

12 世纪时，在英国的修道院内，公债开始真正地显现着君主们欠下的债务。然后 13 世纪的时候意大利一些城市的公债显现出来，弗朗德勒一些城市则是在 14 世纪，西班牙王朝在 15 世纪，法兰西王国在 16 世纪，荷兰在 17 世纪，英国在 18 世纪，美国在 19 世纪。

每个国家依次在其竞争对手中占上风，假如成功补齐其征收的越来越重的税金，向其国民或者国外借入足够的钱，以便向打开外部市场的战争和一些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港口、道路和邮局）提供资金。一个时期的主权债权人在下一时期同样会以主权债务人的身份重新出现。通常他会向更有权势的统治者借出开始，然后在同一失控状况中，在他自己成为牺牲品之前，他们之间的债权就发生了转换。

从 19 世纪末开始，在欧洲，统治者变成了国民。于是每个国民都变得对主权债务负有责任。国家借钱不再仅是为了发动战争，更是为了履行基本职责：保障其国民远离暴力。原则上，这是通过运输、联络、保险、健康、教育和退休金服务制度来实现的。于是公共权力的开支比其收入增长得更快。为了向其提供资金，国家得加大课税压力，或者说，统治者得放任课税加重的状况发生，而借入更多公债，同时期望经济的增长，让赋税能够使国民承受。

在每个时期，同样的恶性循环被建立起来：公共需求推动统治者建立起允许私营部门随后为其自身总额负债更多的金融工具。于是造成经济泡沫（通过不动产、金钱或其他价值的增长），其爆发也使统治者负债更多，之后要摆脱其债权人：要么通过新的赋税，要么通过延期还款。历史上，至少发生过债权人被摆脱并被驱逐出境的状况。

自 1980 年以来，薪水停滞不前，公共需求的增长推动所有国家大规模地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中公共收入和支出的部分，也推动了所有国家向全世界储户借款。通货膨胀中的延期支付，改革中的紧缩计划，最穷困的统治者在债权人的压力之下喘不过气来。最富有的统治者呢，他们在这边建立着新的金融工具，使市场更温和并且吸引着所有的出借者。

然而，一切都被颠倒过来：2007 年，看起来很富裕的那部分人被暴露出欠了看起来穷困的那部分人的债务。正如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个新的资产泡沫爆发引发了银行的危机和经济的萧条，很快涉及到了纳税人。除了在战争时期，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主权债务也在一些范围中增长。2010 年，如果我们不考虑津巴布韦，净公债最多的是日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4%；美国的公债达到了 11 万亿美元，即国内生产总值的 54% 和美国税收的 674%，每年的借款占税收的 248%。2010 年，美国财政部偿还了其债务的一半多。